

歸震川全集

十六之八



漢書門			
一	四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一	四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一	四
冊	架
一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67
冊數	16 (8)
函號	317 47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地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願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獄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

淺草文庫

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
增左布政使其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
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
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
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冢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
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
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
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
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
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
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
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
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
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
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
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卽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已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

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錢宗伯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旣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

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壞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是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畧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
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
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
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
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
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
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之事
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
述常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
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
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
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
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
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
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
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
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土忍詢而易使也彼不
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待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家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顯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自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震川先生集卷十六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
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
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
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
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
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
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郵庫役公
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
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
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菱而忍芟夷

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
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
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
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
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
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
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

此文參用
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
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歛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荆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困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叢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

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垣窳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卹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豫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勤敏於造事卽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
五年爲綏州雒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
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
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
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
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
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
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爲縣者
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
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
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
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
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
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
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
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

制獨置太僕寺於除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己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某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

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杜呼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

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窮無隙鑿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貲以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興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灾流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

密而在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况茲廨
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
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祇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
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
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卽爲滷
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
滌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
頗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持
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
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
大獄卽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
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
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
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
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
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
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渴不可登也余曰
爲禱雨來畏渴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罅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旣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歡呼以爲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卽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變隼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黻與胡靴

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坊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卒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卽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榜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旣
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
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
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
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遭
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
閉門悉歛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
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

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
世而已甥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
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
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
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
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
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
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婿
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曰某
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恠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眷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劔池及天平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

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
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爲
塘爲澗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
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
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
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
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
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絳注於其
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
以人力溝防䟽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
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
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
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
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菱蒲葭菼生其中
下流入海之踰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
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
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
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
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

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歲貢入太學選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喪不能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謂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戶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行拜之時天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大雨如注賊子顛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
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
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
三月不腐僵卧膚肉如生頸脅二創孔有血沫件人
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
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
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後學潁川郝毓嶽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
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
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
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
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
宇闕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
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覩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遺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

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髻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

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蕘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墜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

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
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
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
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
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而時與先君同學往往
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於於室余今亦方與學
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
先君喜郵貧士故友張自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
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
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
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
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
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
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
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
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

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
動于眉眦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
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
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
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
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
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
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憊
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
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
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
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
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
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
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
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
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

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
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
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
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
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
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常熟本小異
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三百六十里入海嘉
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
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
世子性懶出雙扉書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
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
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
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
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
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
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
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
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
世而遷生氣日滴焉如古先渾敦檣杙天以爲賢姪
陋癡蹇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
覩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郝超歿於賊間遺
書在箚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
海之邊重趺來哭涕淚潺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
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矣足言有如吾兒真爲可憐我

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
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瀾瀾日出山亭萬
鴉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子以爲社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質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昃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清泌東望大海之蕩瀟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譎父子重懽茲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項春軒志

項春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
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
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
闕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
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
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
移影動珊瑚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
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
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
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
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
厨人往從軒前過余扁扁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春生曰蜀清守
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
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誰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培井之誰何異余旣爲
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
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
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後一年
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在其于前
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妻死之年
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
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載不傳公吾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
於所居地名石浦關西園象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
往流落人間然皆爲磨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
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
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爲秦公故物埋草
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
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
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舞師
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
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閭門
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鬚髮漢大
將軍兵至鬪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鞞于驟騎封
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
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
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
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廩成橋梁築月城
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圯復加完葺

之雖前除不徹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
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
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
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
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也幾而南都報
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
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
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
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
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
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
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
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
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
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
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
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
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
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
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
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
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
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
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
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
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氣清富有佳境守土
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水間以是爲樂而邢
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大陸並其境內太史

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
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
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爲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
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
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
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
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
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
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爲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農川先生集卷一
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都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自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爲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廼郡人爲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爲得職余歎

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遞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旣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干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閒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有也而

震川先生集卷一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
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
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
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
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
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
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
以爲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數唯太湖太
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
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
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
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太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
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
馬相如慕蔣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
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
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率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
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
得事實劄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
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貧
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
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
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
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
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抄忽俎豆
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
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者而
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
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
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
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
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
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
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
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
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

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為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虞山曾姪孫允肅訂

此處有模糊的刻字，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另一篇碑誌或墓誌的殘存部分。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楸字子培其先出自郿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墻祖鎧家世力田父法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昇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特

至君廉明仁恕豪右怙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其爲美談甌寧李家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家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

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漕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勅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勅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

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歛而已嗚呼

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秦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澀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
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
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
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
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
自河南再徙餘姚以黃籍誤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
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于京
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
夏夫人保抱嫗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
蓋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
年秋北■入塞邊吏以兵驅之■大懲艾去天子以
公贊廟謨功推恩蔭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
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
所生母得贈蓋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
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
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
不受遺宗藩敬之尋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
江之黃山空方築堅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
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
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
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
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
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

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侃侃自將長兄元弟
兄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
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
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
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頡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
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
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
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鐘
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俊仕
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
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貴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
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修謹真
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
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
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
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
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

所飲酒馔館致殮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傲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而婁江而東迤大浦多湖濱州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古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去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困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

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毅晉驢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續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

牒復其姓今皆為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荻根有魏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侃侃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廼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



戎衣執纛韃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
登五臺山觀清凉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
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
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
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鄉風日月之所
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
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
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
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
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

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
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
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
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
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君
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
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
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
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
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
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由歷
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
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壁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
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
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
君之試也同考官得某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
會持卷者坐口語所敷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

鄱陽教諭未上

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

豐學者得君之條

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

十年無登進士者

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直所事大吏以爲儒
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
以爲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
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
一繩以法豪右皆怙怙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
轉輸之君曰民且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
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卽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

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
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
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
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
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
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忠不爲
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
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
妹相依倚煢然也旣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
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

方待次太孺人客死

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

不免及爲吏尤

清苦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屢辛艱而其志意
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
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
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鉦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鉦曰
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
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予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
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呖也噫惟項涇之源有
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
乃勅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
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爲墨所
汚試遂毀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
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
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
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
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
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

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
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初不以
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間五六年悽然如復見
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橋
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魯
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
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養奉太
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
夫婦之權爲攝令賑歲饑禦漳寇罷衙前支應有稱
於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志兮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或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常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歛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卽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贖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于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瑤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庀其牧政家有牝驪克奮其武遂若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若音哲摘墮也周禮若簇氏覆天鳥之巢常熟本凡難字輒改故作殲字又常熟本于先世諱及諸壻名皆削去按壻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

也今從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承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埜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遭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儵然旣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

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接

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
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
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
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
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
恐時狼歛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
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
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
爲諸生見君所爭李昭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
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
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
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
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
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處平生獄獄爲郡文學得無
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
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
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
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懔懔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痼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暉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則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即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擅改姑闕之莊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涼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為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為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為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時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為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祿廩寄遺以為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

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
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
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
老舍人亡恙矣問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檢篋中文書
爲數封各有記以俟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
驗德化號踊發喪蓋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
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
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
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
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

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
禮俗恂恂後有逸老訓迪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
邇臣旣及祿養順化還真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
荒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
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
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

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
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
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
亦多隕命亡國耗焉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
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
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
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
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
庚癸之呼江北離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
兵扼京口聞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
其子廷宣旣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
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
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
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
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
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
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
男三長卽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
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
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

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
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
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為百夫長載其闕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
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

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借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

永違海沙

按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漢書成語舊刻富貴淫溢四字在不替之下必錯簡也

今正之又按邵六元帥即邵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承寧仕南唐為寧國判

官宋景德中始為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
縣蘆蘆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
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織衽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
矣因携至歙教以書丈而父尋沒丘嫂疾之君悉讓
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
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歲還歙然卒
以嘉定為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
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
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為他縣人者蓋少君固
樂南翔風土而其為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

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丘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厥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歛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其襪東海洋洋新宮永闕千里黃山英魂所跂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旣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懽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

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爲市田宅而君田
歲多浸沒君爲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畧
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宜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
也君諸子旣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
州衛千戶所正千戶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
爲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
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
其多子養爲已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良楨顧袍王
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
于予于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
何以相嗶彼鳴玉而衣寶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
峒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茲



